

〔汉〕司马迁撰

韩兆琦评注

史記

三



岳麓書社

史記

〔汉〕司马迁撰

韩兆琦

评注

三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评注本)/(汉)司马迁撰;韩兆琦等评注. —长沙:

岳麓书社,2011.7

ISBN 978-7-80761-641-2

I. 史... II. ①司... ②韩...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注释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7849号

史记(评注本)(全三册)

撰 者:[汉]司马迁

评 注:韩兆琦

责任编辑:彭卫才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http://ylbooks.taobao.com>

2012年10月第2版 2013年2月第3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58.5

字数:1700千字

印数:9,001—14,000

ISBN 978-7-80665-641-2/K·302

定价:98.00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①。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③。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④。

（以上为第一段，写蒙恬的先辈为秦国统一所作的杰出贡献。）

①大父蒙骜——大父：祖父。上卿——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最高执政大臣。②成皋——韩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的丘陵上，旧城址巍然尚存。荥阳——韩县名，县治即今荥阳市东北之古荥镇。作置三川郡——作置：设立。三川郡：秦郡名，郡治洛阳。③书狱，典文学——书：指学习；文学：指司法部门的各种文书簿籍。典文学：即在司法部门做文字工作。④蒙恬弟毅——事迹除见本文外，尚可参见《李斯列传》。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②。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③。于是渡河，据阳山，透蛇而北^④。暴师于外十馀年，居上郡^⑤。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⑥。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

乘，入则御前^⑦。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⑧。

（以上为第二段，写蒙恬在佐助秦王政统一六国称帝，与其在伐匈奴、筑长城、修驰道等诸项活动中的巨大作用。）

①内史——秦官名，首都及其郊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后世的京兆尹。
②收河南——将今内蒙境内的黄河以南（即通常所说的“河套”）地区收归秦朝版图。③因地形，用制险塞——意思是随着各处的自然地形而筑成险要的城障。临洮——秦县名，县治即今甘肃岷县。辽东——秦郡名，郡治襄平，即今辽宁辽阳市。延袤（mào）万余里——延袤：犹今所谓延伸，延长。按：此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全长万余里。④渡河——指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渡黄河北进。阳山——即今内蒙河套以北的狼山。因其在黄河以北，故称“阳”。逶蛇（wēiyí）而北——指出兵北上。逶蛇：沿曲折小路行进的样子。⑤上郡——秦郡名，郡治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米脂县西北。⑥信任贤之——信之、任之，以之为贤。按：此三个动词共统一一个宾语之例，是比较怪的句法。⑦参乘（shéng）——陪皇帝同乘一辆车，兼充警卫之用。御前——在皇帝的座前充当警卫。⑧常为内谋——常在为皇帝筹谋划策。名为忠信——意即有忠信之名。诸将相莫敢与之争——当时文臣最高的是“丞相”，武将最高的是“太尉”，蒙氏兄弟则虽然不是“丞相”与“太尉”，但所受的信任与尊宠实在“丞相”与“太尉”之上。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世世卑贱^②。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③。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④。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⑤，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⑥，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⑦。道未就^⑧。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⑨。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⑩。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⑪，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⑫。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



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¹³。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¹⁴。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¹⁵。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¹⁶。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¹⁷，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¹⁸。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¹⁹。前已囚蒙恬于阳周²⁰。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²¹，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²²，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²³。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²⁴。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²⁵。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²⁶，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²⁷；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²⁸。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²⁹。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³⁰。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³¹；刑杀者，道之所卒也³²。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繆’³³。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³⁴，楚平王杀伍奢³⁵，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³⁶。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³⁷。”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³⁸，然自知必死而守义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③，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④。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⑤，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⑥，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⑦。’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⑧。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⑨。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⑩。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⑪。”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⑫：“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⑬。”乃吞药自杀。

（以上为第三段，写赵高、李斯政变后，蒙氏兄弟被叛乱分子所杀。）

①诸赵疏远属——意谓赵高原是赵国人，是赵国王室的远房宗族。诸赵：赵国的宗室诸家族。②隐宫——旧说皆以为是惩治并关押宫刑犯人的场所。《始皇本纪》之《正义》曰：“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本文的《索隐》曰：“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者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按：父亲有罪受宫刑，母亲不可能也跟着关入隐宫，他们的孩子更不一定也得跟着受宫刑。赵高有女婿名叫阎乐，说明赵高并未自幼被宫。马非百《秦集史》曰：“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部分，有‘隐宫’之名。所谓‘隐宫’，乃是一个收容受过刑罚而因立功被赦之罪人的机关。处在隐宫之罪人，必须从事劳动，其性质约与后世之劳动教养所大致相同。‘赵高兄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是说高母曾受刑戮，后因获释，得处隐宫，故高兄弟皆能相继生于隐宫。由于隐宫是属于劳动教养所性质，是罚罪犯之所，而赵高兄弟皆生于此，此其所以称之为‘世世卑贱’也与。”按：马氏之说可信。③秦王闻高强力——秦王：指尚未称“皇帝”以前的嬴政。强力——坚强有力，此从其意志而言。中车府令——在



宫中为皇帝管理车马的官。④私事——暗中为之做事，即拉拢，勾结。喻之决狱——喻：教。决狱：判案。⑤敦于事——敦：勉，即今之所谓“积极勤快”。⑥道九原，直抵甘泉——道：由，从。九原：秦郡名，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山上有皇帝的离宫，即甘泉宫。

⑦通道——即所谓“修直道”。堑（qiàn）山——在山里挖出通道。堑：壕沟，这里用如动词。堙谷——填平山谷。千八百馀里——按：秦始皇之修直道，乃为加强北部之国防计，非如史公所谓“始皇欲游天下”。⑧道未就——按：此语紧接下文，意谓此道尚未修完，则下述一系列巨变发生。⑨并海上——沿海边北行。并：通“傍”，沿着。琅邪——山名，也是秦郡名。琅邪郡的郡治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其地有琅邪山，在琅邪郡城之东南十馀里。始皇二十八年曾巡游至此，筑琅邪台，并刻石以明得意，参见《始皇本纪》。

⑩还祷山川——回到内地祭祀各处的名山大川，以祈求为始皇帝消灾。还：此处有“旋转”“巡回”之意，或直接读“旋”亦可。未反——亦同上文之“未就”，盖此事未完，下述之大变故即已发生。“未就”“未回”，都突出了文章之紧凑，气氛之惶急。⑪高雅得幸于胡亥——雅：平素，一向。⑫不为己——指不为赵高留地步。贼心——祸心，篡乱害人之心。贼：害，残害。⑬复请之——再向朝廷叩问赐死之由。⑭属（zhǔ）吏——交由负责该事的官吏看守起来。属：交管。更置——改押在一个别的地方，即后文所说的阳周。

⑮护军——类似后代的“监军”，皇帝派往军中负责监督、监察的官员。⑯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怨之”应连上句读，谓赵高担心蒙氏再度掌权，会因怨恨赵高而报复之。⑰毅还至——指祭祀山川回来，接上文“未反”二字。

因为胡亥忠计——按：“忠计”二字略涩，似应作“进计”。⑱知贤而俞弗立——俞：此处通“逾”，谓知太子贤而逾久不立。惑主——使君主迷惑。

⑲系蒙毅于代——代：秦郡名，郡治代县，在今河北蔚县东北。⑳阳周——秦县名，县治在今陕西子长西北。蒙恬与扶苏原在北部边境的军中，驻地未详何处。赵高的使者逼迫扶苏自杀后，蒙恬还要再请示，于是赵高的使者遂将蒙恬“更置”关押于阳周。阳周故城在今子长县之曹家坨村西，现城墙残高一至四米。㉑赵王迁——战国时赵国的倒数第二代昏君。李牧——战国时赵国的最后一员良将，曾支撑赵国残局，为赵国抗秦兵，破匈奴，最后被赵王迁袭捕杀害。颜聚——原是齐国的将领，后又为赵将。关于李牧为赵国支撑残局与其被赵王迁所杀事，详见《廉颇蔺相如列传》。㉒燕王喜——战国时燕国的亡国之君。按：派荆轲入秦行刺者为燕太子丹，不是其父燕王喜。倍秦之约——背叛向秦求和之约。倍：通“背”。㉓齐王建——齐国的亡国之君。

后胜——齐王建的宰相，秦国的奸细。齐王建听信后胜之劝以断送齐国事，详见《田敬仲完世家》。

②4变古者——改变旧有的办法、章程。古：此处意思同“故”。

②5独智——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即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可以存君——王叔岷以为“君”应作“身”，“治国”与“存身”对文。

②6御史曲宫——御史姓曲名宫。御史：也称“侍御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大夫为当时的“三公”之一，其下属有侍御史多人，主管监察弹劾。传(zhuàn)——驿车。

②7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如果我要是不能理解先帝的意思。少宦——从小在先帝身边为官。顺幸没世——一直侍候先帝至死，没有受过任何指责。可谓知意——说明我是理解先帝的。

②8以臣不能知太子之能——如果说我不了解太子您的贤能。周旋——周游。去诸公子绝远——意谓胡亥所受的始皇帝的荣宠，远非其他诸子所能望想。臣无疑矣——说明我对您没有任何怀疑的。

②9羞累先主之名——不愿意由于自己承认没有的事情，而给老皇帝造成用人不当的名声。

③0愿大夫为虑焉——希望你替我考虑一下。大夫：敬称曲宫。得死情实——犹今所谓“死得问心无愧”。

③1顺成全——按着事物的规律，让其自然发展，有始有终。道——古指天地万物的通理、常理。

③2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沈川曰：“枫、三本‘卒’作‘末’。”按：“道之所末”与上句“道之所贵”相对文。《老子》第三十一章有所谓“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有道者不处。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云云，即其意。

③3秦穆公——名任好，春秋时代秦国最有作为的君主。杀三良而死——指用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為自己殉葬。事见《诗经·黄鸟》与《秦本纪》。

百里奚——秦之贤臣，即所谓“五羖大夫”，原为虞国人。入秦后，为秦穆公举荐了另一位贤臣蹇叔。秦穆公“罪百里奚以非罪”，不知确指何事，只有前628年秦穆公利令智昏地想乘晋文公死发兵偷袭郑国，百里奚、蹇叔极力劝阻，秦穆公不但不听，反而对他们恶语辱骂。结果秦兵遭到彻底毁灭，证明了百里奚与蹇叔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与《秦本纪》。

立号曰缪——即死后谥曰“缪公”。“缪”也就是“荒谬”的“谬”。根据谥法：“名与实爽曰缪。”

③4昭襄王——即前文所说的秦昭王，秦始皇的曾祖父。白起——秦国的名将，曾帮着秦昭王大力侵削东方，以功被封为武安君。最后在范雎的挑动下，为秦昭王所杀。事见《白起王翦列传》。

③5楚平王——春秋后期楚国的国君。伍奢——楚平王太子的太傅，为反对奸臣费无极对太子的陷害，在费无极的挑动下，被楚平王所杀。过程详见《伍子胥列传》。

③6以是籍于诸侯——以是：因此。籍：犹今之所谓“狼籍”。《索隐》曰：“言其恶声狼籍，布于诸国。”或曰，籍：书写，记录，记其罪恶于史籍。



⑳法及内史——意谓他的犯法牵连到你。㉑其势足以倍畔——完全具备造反的能力。倍畔:通“背叛”。㉒有病甚殆(dài)——殆:危险。自揃其爪沈于河——揃:同“剪”。剪爪投之于黄河是古人向鬼神盟誓时所做的一种姿态,表示愿以自己的生命担保。㉓王未有识——成王年少,尚不懂事。执事——掌管国家大事。㉔藏之记府——记府:保存文献、档案的地方,犹今之档案馆。㉕得周公沈书——按:“沈书”应作“祷书”。㉖参而伍之——《太史公自序》说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易系辞》注:“参,三也;伍,五也。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即摆出事实,认真比较、推求其最合理者。㉗孽臣——这里的意思即奸臣、贼臣,隐指赵高、李斯等。孽:不孝的儿子。内陵——内部自行削弱。㉘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索隐》曰:“‘振’者,救也。然语亦倒,以言前人受谏可觉,而其过乃可救。”㉙察于参伍——通过核查比较弄清事实真相。察:清楚,明白。上圣——古代的英明帝王。㉚将以谏而死——将以此作为临死前的最后一次劝谏。从道——按大道行事,即上文蒙毅所讲的“顺成全”,“不杀无罪”。㉛喟(kuì)然——伤心的样子。太息——叹息。㉜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凌约言曰:“白起之引剑自裁也,曰:‘我何罪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与蒙恬之咎地脉同,然实以叙其功耳。”吴见思曰:“终以不了了语竟收,以明蒙恬之无罪也。”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①,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②。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③,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④,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以上为第四段,是作者的论赞,批评了蒙恬在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未能及时地辅佐秦始皇改行仁政,致使国破身亡,言外无限感慨。)

①适北边——到北部的边防前线去。自直道归——经由九原至甘泉的“直道”而回长安。②轻百姓力——不把百姓的劳动当成一回事。轻:不重视,肆意消耗。③痍伤者——蒙受战争创伤的黎民百姓。未瘳(chōu)——尚未痊愈。④修众庶之和——恢复百姓的元气。和:元气。阿意——讨好地顺从着秦始皇的意旨。阿:曲,曲从。兴功——指修长城,修驰道、直道,以及伐匈奴等大规模劳民伤财的事情。

〔简评〕 作品记述了以蒙恬为代表的蒙氏家族在协助秦王统一全国过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和统一全国后蒙恬在驱逐匈奴,以及筑长城、修直道、驰道等活动中的突出贡献,作者对蒙氏家族,尤其是蒙恬其人的历史作用是有充分认识与高度评价的。作者所感到不足的是始皇统一天下后,蒙恬没能在和平建设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这不是蒙恬个人的不足,乃是整个秦朝统治集团的致命缺陷。后来贾谊说他们不懂得“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叔孙通有所谓“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就都是针对这些问题说的,司马迁这里同样也是在事过之后提出问题。但话又说回来,不正是由于先有了秦始皇这么一场触目惊心的壮烈的悲剧,而后才使人们对秦王朝的问题看得这样清楚么?司马迁批评蒙恬“不以此时强谏”,在《白起王翦列传》中也批评王翦“不能辅秦建德”,这都没有错,尽管后代有些开国大将为了“强谏”而招致杀身,并于世事无补。

本书写蒙氏家族的历史功勋,以及蒙氏兄弟遇害的过程都很简略,其详细描写的乃是扶苏的一段谏辞,和蒙毅、蒙恬的两段辨冤之辞。三段陈辞超过了整篇传记的二分之一,而且写得感慨淋漓,极其饱满,这才是整篇作品的用意之所在。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蒙氏兄弟、蒙氏家族惨烈遭遇的无比同情;同时又对赵高、李斯篡国集团残害忠良的行径无比痛恨,这种事实在《史记》中连篇不断,在西汉建国以来几十年里也书不胜数。到头来是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更严重的是从此葬送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社稷。这种历史惨剧一直要搬演到何年何月呢?历史家陷入了无法解释的悲愤与惶惑之中。



张耳陈馥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者，大梁人也^①。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②。张耳尝亡命游外黄^③。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④。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⑤，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⑥。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馥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陘^⑦。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馥非庸人也。馥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⑧。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⑨，陈馥五百金。张耳、陈馥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⑩。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馥^⑪，陈馥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馥之桑下而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⑫？”陈馥然之。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⑬。

（以上为第一段，写张耳、陈馥早年穷困时期的友谊。）

①大梁——古城名，旧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战国后期魏国的国都。

②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及：赶上。魏公子毋忌：即信陵君，“毋忌”也写作“无忌”，事迹详见《魏公子列传》。为客：为之做宾客。③亡命——因避罪而隐姓埋名地潜逃。外黄——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省民权县北。④嫁庸

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王念孙以为“既为富人女，而又甚美，则无嫁庸奴之理”，故而此句中“嫁”字衍文，应削；其余应作“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按：王说甚是，《汉书》作“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可资参证。“庸奴”用如动词，即“奴役”的意思。⑤乃卒为请决——此句主语为“父客”，谓父客代此女向其夫请求解除了婚姻关系。决：离异，分开。⑥脱身游——单身一人漂流在外。以故致千里客——张耳靠其妻家之财当起富翁，“致千里客”，亦效法魏公子。⑦数游赵苦陘(xíng)——数：频繁，屡屡。苦陘：赵县名，县治在今河北省无极县东北。⑧父事——像对待父亲一样地对待。刎颈交——师古曰：“言托契深重，虽断颈绝头无所顾也。”⑨购求——悬赏捉拿。⑩俱之陈——共同逃到了陈郡。陈郡的郡治即今河南省淮阳县。为里监门——给一个里巷看大门。以自食(sì)——以此维持生活。⑪里吏尝有过笞(chī)陈馥——里吏：主管该里事务的小吏。按：《汉书》于此作“吏尝以过笞陈馥”，无“里”字，较此畅达。以过笞：即以陈馥有过而笞之。⑫而欲死一吏乎——值得与一个小吏计较而牺牲性命吗？⑬反用门者以令里中——反过来以监门人的身份把上头来的命令传达给全里巷。

陈涉起薪，至入陈，兵数万^①。张耳、陈馥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馥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②，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③。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④。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⑤，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⑥。”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陈馥乃复说陈王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⑦。臣尝游赵，知其豪桀及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馥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



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⑧，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⑨。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⑩。”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⑪，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馀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⑫。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傅刃公之腹中者^⑬，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傅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⑭。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⑮，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⑯，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

至邯郸，张耳、陈馀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⑰；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⑱。将军今以三千

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¹⁹。且陈王听谗，还报²⁰，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²¹。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²²。”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馥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²³。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²⁴。

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馥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²⁵。赵南据大河²⁶，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廪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馥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²⁷，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馥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²⁸：“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²⁹。”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馀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³⁰，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馥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馥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已邪³¹？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³²。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³³，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³⁴，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



邯，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从百馀骑。李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⑤。李良素贵^⑥，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道中，乃遂将其兵袭邯。邯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⑧，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⑨。”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⑩。李良进兵击陈馀，陈馀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⑪。

（以上为第二段，写张耳、陈馀起兵前期通力经营河北的情形。）

①陈涉起蕲(qí)——蕲：秦县名，县治即今安徽宿州市南之蕲县集。据《陈涉世家》，陈涉乃起兵于大泽乡，大泽乡当时即上属蕲县。 ②罢百姓之力——指筑长城、修驰道、直道，修阿房宫、修骊山陵墓等。罢：通“疲”，消耗。 ③急引兵西——西：指西下攻取秦朝的首都咸阳。立六国后——即前之所谓“存亡继绝”。六国：指被秦始皇消灭的那些诸侯国，如齐、楚、燕、韩、赵、魏等。自为树党——为自己广建盟友。为秦益敌——给秦王朝大量树敌。 ④与众则兵强——与众：党与多。与：同伙，同党。 ⑤野无交兵——田野上无人抵抗。县无守城——各县城皆无为秦朝坚守者。 ⑥恐天下解也——解：解体，散伙。 ⑦梁、楚——“梁”指以大梁(今开封市)为中心的今河南东北部一带；“楚”在这里指以陈郡(今淮阳)为中心的今河南中部一带。陈郡在战国后期曾为楚国都城，现又为陈涉的都城。入关——指入函谷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是东方入秦的必经之地。河北——黄河以北，是战国时代的赵国及其北部的燕国之所在。 ⑧罢敝——通“疲惫”。头会箕敛——按人头计算，以簸箕敛谷，极言其赋敛的苛重。 ⑨张大楚，王陈——即《陈涉世家》之所谓“号为张楚”，称王于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周文：也叫“周章”，“章”可能是周文的字。据《陈涉世家》，当时陈涉派出的西征军主要有两支，一支由吴广率领，目标是攻取并戍守荥阳一带；一支是由周文率领，入关直取咸阳。周文这支西征军开始势如破竹，几十万人曾一度攻到咸阳东南郊的戏水。 ⑩割地有土——即指称侯、称王。一时——难得的时机。 ⑪行收兵——主语为“武臣等”。行：因而，随即。有解释为在前进中招募兵员，扩充军队者，亦可。 ⑫引兵东北击范阳——依钱大昕说，此“范阳”应指今山东西部之范县，旧时地属齐国，不可能远指河北的涿郡。钱说可从。

⑬俸(zì)刃——以刀刺人。⑭下武信君——下:投降。⑮略地——拓展地盘。略:夺得。⑯赍(jī)臣侯印,拜范阳令——让我带着侯爵的印信,去封拜范阳令为侯。赍:携带。⑰至戏却——周章率军前进至咸阳县东南的戏水,被章邯军打败,东撤至曹阳,又兵败被杀事,参见《陈涉世家》。戏:戏水,流经今陕西临潼县东。⑱非必立六国后——并不是非得六国诸侯之后始可称王。

⑲独介居河北——介:特,孤独,这里即独树一帜、独当一面的意思。不王无以填之——填:通“镇”,镇守。⑳还报——如果回陈向陈涉复命、请示。

㉑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凌稚隆引余有丁曰:“此语为陈王言也,言即使免祸,陈王且立其兄弟或赵后,不予武臣也。”㉒间不容息——极言时间之紧迫,不容片刻喘息。㉓又生一秦——又生出一个和秦朝差不多的敌对势力。

㉔徙系——强制搬迁,加以软禁。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加封是假,拘系之以为人质是真。㉕毋西兵——不要派兵西入关。北徇燕、代——徇:犹言“略”,派兵巡行攻取。河内——秦郡名,郡治怀县,在今河南省温县东北。㉖越南据大河——当时的黄河自今河南西部流来,经今洛阳城北,又东北经滑县、濮阳入山东,又北折经平原、德州,至河北省沧州以东之黄骅县入海,大体流经了当时赵国的南境与东境。

㉗间出——化装外出。㉘厮养卒——析薪为厮,炊烹为养,即今之所谓“炊事员”。谢其舍中曰——向其同屋的小卒们告辞说。谢:告,告辞。

㉙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我去为你们说服燕王,用车把赵王接回来。㉚燕壁——燕军的营垒。燕将见之——“燕将”似当作“燕王”,下同。

㉛杖马箠(chuí)——意即扬鞭策马,指东征西战。箠:马鞭。岂欲为卿相终已邪——怎肯一辈子只作个卿相呢?终已:终了,到头。今中华本作“终己”,盖误。

㉜顾其势初定——顾:转折语词,犹今所谓“问题在于”。以少长——犹今之所谓“按大小”“按辈分”。以:按。

以持赵心——持:把握,稳定。㉝易燕——眇视燕国。易:轻视,瞧不起。左提右挈(qiè)——意即相互配合,紧密呼应。

㉞石邑——秦县名,县治在今石家庄市西南。井陘——即井陘口,是河北通往山西的交通要道,在今石家庄市西南。

㉟不知其将——不知道他是将军。使骑谢李良——只是让侍从向李良打了个招呼。骑:骑兵侍从。㊱李良素贵——据此,知下文秦将反间之所谓二世云“良尝事我得显幸”者非妄语,李良盖尝为秦之贵官。

㊲今女儿——对妇女的轻蔑称呼,犹今之所谓“丫头片子”“老娘儿们”。

㊳羈旅——客居异地,张耳、陈馥都是河南大梁人,如今到了河北,所以说他“羈旅”。附赵——让赵地的军民亲附。㊴独立赵后——独:唯有。扶以义——以仁义之道辅佐他。就功——成功。

㊵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